

诸葛青云作品集

百劫孤星



(台湾) 诸葛青云 著



中原农民出版社

上

I247.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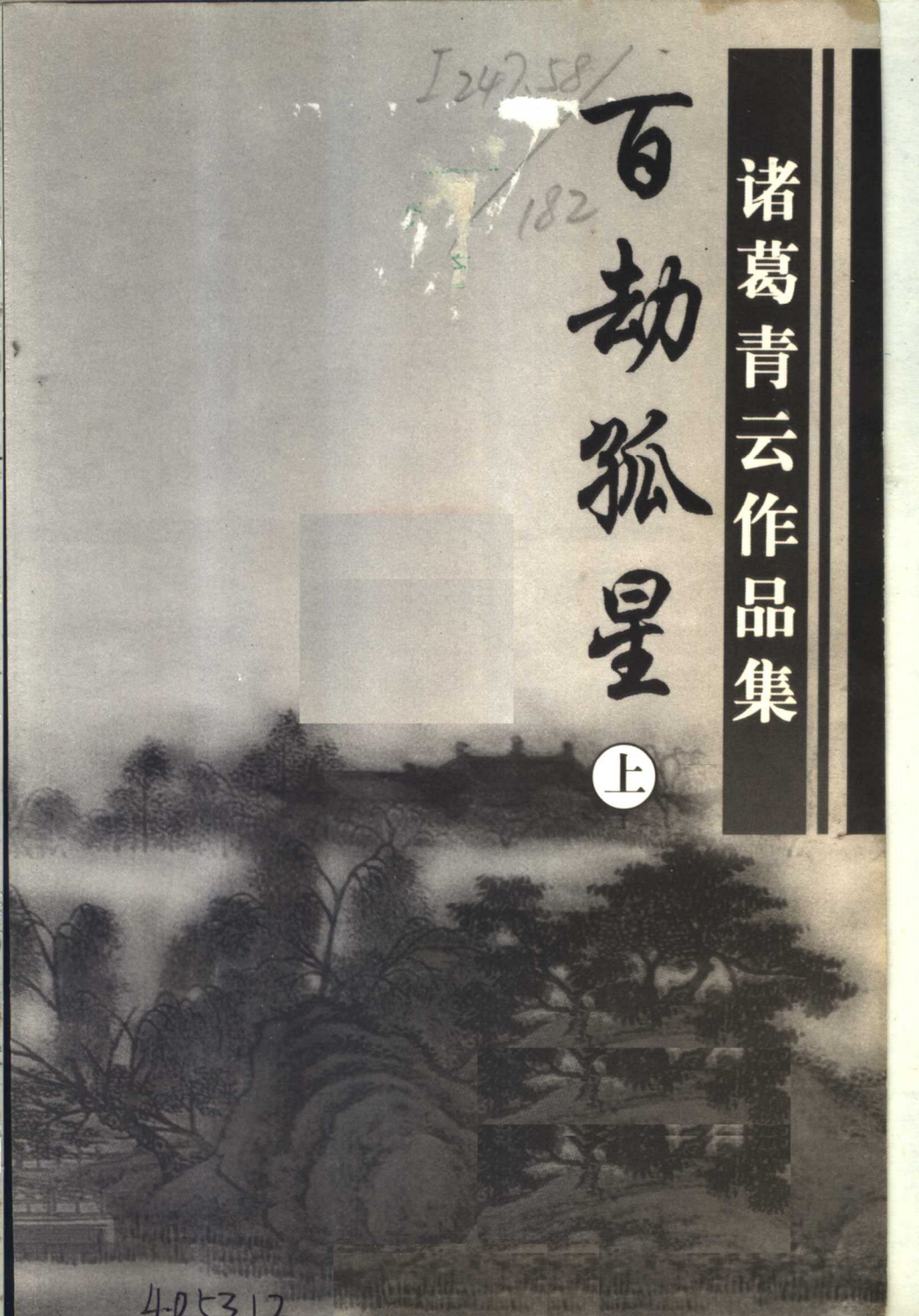
182

百劫孤星

上

诸葛青云作品集

405312



前 言

诸葛青云在其成名作《紫电青霜》中，塑造了名冠“武林十三奇”的诸、葛双仙，即不老神仙与冷云仙子。虽为小说中虚构人物，实乃作家本人“诸葛青云”之自比。的确，自1958年，诸葛青云涉足“江湖”，发表处女作《墨剑双英》，于次年便推出其成名作《紫电青霜》、《天心七剑荡群魔》姊妹篇，名噪“台港”，为其赢得巨大声誉，成为台湾早期武侠小说中名家中的名家，与卧龙生齐名的。60年代初，古龙刚事创作，因情节内容难脱窠臼，遂向金庸、诸葛青云“取经”，学习文采诗意，并重人物刻画，从而使古龙独辟蹊径，终成“新派”大家。

自50年代勃兴的台湾武侠小说，其名家既能融合“北派五大家”之优长，又能各出机杼，转形易胎而作。诸葛青云为其中佼佼者，作为还珠楼主的私淑弟子，他才华横溢、想象奇诡。其作品文字笔法、写景状物、人物塑造、奇禽怪兽与玄功秘艺等等颇得还珠神韵，又能创新发展，因而更能引人入胜。其珠圆玉润之优美行文，如诗如画之境物描摹，台湾无人能出其左；说到奇幻，诸葛青云虽不写飞剑侠客、神魔斗法，却另有奇妙，更具魔幻、奇异的色彩。在《紫电青霜》中，白鸚鵡不仅能作人言，且清音婉转，颇具辩才，更能与人谈诗；而以流传千古的《满江红》、《正气歌》之慷慨悲歌破邪魔的“六贼妙音”真可谓奇思妙想、别出心裁；文中“祭剑”、“三蛇生死宴”之诡怪生猛无不出人意料，使人大开眼界。不凡构思与匠心独运处，非大家不能为也。

诸葛青云善写情事，其“风流多情”直接承继于北派“言情”高手朱贞木。然而“情”到了诸葛青云手中，更显恣肆浪漫，更显风流多元。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前期作品如《半剑一铃》、《折剑为盟》、《铁剑朱痕》、《弹剑江湖》等书，均以“剑”为名；而后的作品如《豆蔻干戈》、《玉女黄家》、《劫火红莲》、《五凤朝阳》、《红剑红楼》、《咆哮红颜》等，则皆有红粉妆点。利剑配佳人，刚健衬袅娜，摇曳多姿的人物故事，总离不开一个“情”字。或天使之爱如出水芙蓉纤尘不染，或情人之恋如火如荼灵肉合一，皆风流蕴藉，令人心仪；而温馨缱绻的少女情怀，醇香迷人的烈妇心态，以及欲壑难填的淫娃荡妇之柔肌媚骨、冶艳狎姿，更是刻画入微、纤毫毕呈。诸葛青云写有情人以“情”入手，写无情者之阴狠毒辣、狰狞恐怖也是因“情”而生。所谓荼毒生灵者也是“由情生孽”。颇得先辈佛学心法之妙。盖佛家所谓七情即指：喜、怒、忧、惧、爱、憎、欲。端的好一个“情”字了得。

同时，诸葛青云国学功底深厚，对传统文学颇具造诣。因此，能充分发挥其“文采风流”的专长，小说写得潇洒俊逸、文采斐然。像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之类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诸葛青云总是信手拈来，挥洒自如。正惟其善写文采风流的江湖儿女私情，又满篇的诗词歌赋，才有台湾“才子佳人第一人”之誉。此与香港名家梁羽生同好，堪称台港“双璧”！

诸葛青云前后共写下 60 余部作品。时至今日，这些波澜壮阔、气韵生动的作品，仍是台湾及海外华文世界争相传阅的读物，果真应验了作家以不老神仙与冷云仙子的自况。可谓青云不老，常读常新。

目 录

楔 子	(1)
第 一 章 紫麟之头	(4)
第 二 章 红龟之甲	(35)
第 三 章 义结金兰	(66)
第 四 章 神工谷	(100)
第 五 章 玉凤之心	(133)
第 六 章 地裂坑没	(163)
第 七 章 巧计安排	(189)
第 八 章 一代枭雄	(216)
第 九 章 各显神功	(249)
第 十 章 心如蛇蝎	(283)
第 十 一 章 友乎敌乎	(310)
第 十 二 章 秉性难移	(347)
第 十 三 章 神力罗汉	(378)

第十四章	潭心探宝	(405)
第十五章	因祸得福	(434)
第十六章	深潭除蛟	(465)
第十七章	同开秘帖	(499)
第十八章	疑神疑鬼	(530)
第十九章	暗中维护	(559)
第二十章	偷袭无功	(592)
第二十一章	诡计多端	(625)
第二十二章	无影之毒	(659)

楔子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李谪仙的诗句，空灵蕴藉，着实迷人；但“月色”二字，确也够美，尤其四更山吐，残夜楼明，窗外鸡声，天涯兔影，耿耿星河，天光欲曙时的一钩沉月，亦越发美得迷离，美得凄清，美得令人魂消！

在天光将曙之际，夜色本来最深，尤其是“北天山”的“秘魔谷”中，因危峰夹峙，星月齐遮，更复一片暗黑，虽还不到伸手不见五指地步，但也足以使那些谷中嵯峨石，形相不清，几化作令人见而生怖，张牙舞爪的狰狞魔影！

谷口，有条人影在飘。这人影，像烟般轻，像云般逸，像风般疾，显然身具上乘武学！

他是一个儒生打扮的白衣人，剑眉星目，英挺无伦，年龄约莫在二十一二光景。

这白衣书生仿佛对于“秘魔谷”的谷中路径极熟，飞驰于森森林立的树石暗影之中，毫无迟疑阻碍。

到了一片参天峭壁之下，白衣书生便止步肃立，口中低啸三声。

第三声啸罢，石壁脚下，一阵“隆隆”石响，有块山石，自动移开，现出了一个黑暗洞穴。

白衣书生刚刚入洞，便有个相当苍老的语言问道：“是仇儿吗？”

白衣书生躬身答道：“弟子沐天仇，参见恩师……”

沐天仇的语音未了即顿，略一迟疑，又复问道：“恩师，你……你的语音，怎……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苍老？”

暗影中人，长叹一声答道：“流光容易催人老，昨日红颜今白头，语音变苍，算得什么？仇儿，你再看看我这盈额华发！”

语音甫落，便有一点火星，从那暗影中人的指尖弹出。

这点火星，是飞向壁间一盏巨大油灯之上的。

灯光一亮，景象立明，当地是间宽大石室，室中蒲团之上，端坐着一位青衫文士。

这位青衫文士，年龄最多只有四十四五，貌相极为秀朗，但却已华发满头，一片灰白。

沐天仇双膝脆倒，满面惶急地，失声问道：“恩师，仇儿离谷，不过半年，你……你怎么竟……”

青衫文士摇头接口道：“仇儿起来。半载光阴，并不算多，但这一百八十余日之中，由于天良生愧，每天都使我食难下咽，每夜都使我睡难安枕，也就够令人憔悴苍老的了！”

沐天仇站起身形，双眉一蹙，目注青衫文士问道：“恩师，你……你老人家到……到底是有什么天良愧疚之事？”

青衫文士苦笑不答，反而向沐天仇问道：“仇儿，你愿不愿意帮我弥补这项愧疚？”

沐天仇道：“恩师说哪里话来？弟子不辞粉身碎骨……”

青衫文士摆手截道：“够了，我给你看件东西。”

说完，从怀中取出四封柬帖，向沐天仇递去。

沐天仇接过一看，见那四封柬帖，均都封固，表面上分别书有“紫麟之头，苍龙之皮，红龟之甲，玉凤之心”以及“一二三四”顺序编号字样。

沐天仇看得莫名其妙，愕然问道：“恩师，这……”

青衫文士正色道：“这是我要你去找的四件东西，每找到一件

东西，才许开启一封柬帖，若能完全办到，我的毕生愧疚，或许可以清弭。但其中蕴藏了各种艰难凶险，仇儿，你……你愿意……”

沐天仇不等青衫文士话了，毅然答道：“恩师，仇儿身受你老人家天高地厚的教育深恩，自然不避千险，何辞万死……”

青衫文士慰然笑道：“好，我再告诉你一桩必须注意之事。”

沐天仇正身肃立，静听青衫文士说道：“你寻找‘紫麟之头，苍龙之皮，红龟之甲，玉凤之心’四件东西时，最好顺序而为，倘若万不得已，则前三件可以颠倒，但‘玉凤之心’，却必须放在最后。”

沐天仇连连点头，青衫文士又道：“尤其记住，每寻着一件东西，便立即开启柬帖，遵示行事；决不许因心中好奇，妄自提前拆开！”

沐天仇把那四封柬帖，谨慎贴身藏好，陪笑说道：“恩师放心，仇儿决不敢稍违严命。”

青衫文士脸上现出一丝安慰神色，挥手笑道：“好，你去办吧！”

沐天仇失声叫道：“仇儿久别慈颜，恩师竟不让我稍亲声颜，要……要我立刻就走？”

青衫文士叹道：“你还不走则甚？在你未能把这四件事儿办妥之前，我如卧针毡，片刻难安。仇儿既体师恩，难道还忍心要我整日天良愧疚，身心煎熬地多受罪吗？”

沐天仇悚然一惊，躬身下拜道：“徒儿敬遵师命，就此告别。”

青衫文士脸色一寒，沉声说道：“记住事未办妥，不许回山，纵然回来，我也不放你进洞，不承认你是我弟子。”

沐天仇一身冷汗地拜别青衫文士，转身走出洞府。

他才出洞府，“隆隆”石音起处，门户便又告封死。

沐天仇摸着贴身而藏的“四灵秘帖”，边自缓步前行，边自喃喃苦笑说道：“麟头、龙皮、龟甲、凤心，这四件东西，均是罕世难睹之物，却……却叫我到哪里去寻？哪里去找？”

第一章 紫麟之头

走遍了万水千山，踏遍了丛林密径，着实把沐天仇找得焦急不堪，但慢说是“紫麟之头”，就是一条麒麟尾巴，或半点麒麟踪影，也未发现。

他除了找，并在问，但闻言之人，不是摇头，便多半是笑着答以：“自从春秋之世以后，很少有人看见这种象征祥瑞之物！”

如今是在“终南山”的一处悬崖飞瀑之侧，沐天仇正在瀑下，负手徘徊，眉间深笼忧色！

他来此之故，是为了听得这座山崖名叫“麒麟崖”，遂想碰碰运气。但在崖前崖后，转了半日，除去看出山形似兽外，根本寻不着任何与麒麟有关迹象。

沐天仇正自满心烦恼，空中一阵雁鸣。

他闻声翘首，目注当空，见有数十只鸿雁，排列成人字形，从自己头顶飞过。

沐天仇苦笑暗忖：“恩师是要自己寻找‘紫麟之头’以致如此艰难，若是要找紫雁……”

念方至此，领队前飞的第一只和第二只鸿雁，突然双双敛翼下坠！

沐天仇见这两只雁儿坠得蹊跷，遂微闪身形，把他们凌空接住。

接雁在手，细一察看，他处并无伤痕，两只鸿雁均是于头下咽喉要害之上，沁出粟米大小的一点血渍。

沐天仇心中一惊，知道雁儿是被人用飞针飞刺等细小暗器，贯喉而死！

高空取雁，一射两只，伤在同一部位，所用又是极为细小之物，则此人功力相当高明，决不在自己之下！

沐天仇想到此处，业已发觉身后有人赶来。

他回头看去只见一个年约十五六岁，相当清秀的绿衣少女，从崖后转出，站在两三丈外，向他扬眉叫道：“相公，请你把这两只雁儿，还我好吗？”

沐天仇因对方年岁太轻，诧然问道：“这两只雁儿，是你射的？”

绿衣少女摇了摇头，娇笑答道：“我哪有这般本领，是我家小姐……”

一语未毕，崖角后响起啾啾莺声，娇叱道：“秋菊，你不去拾雁，却在和谁讲话？”

随着这啾啾莺声，转出四条倩影。

这是三个绿衣少女，簇拥着一位白衣女郎。

三个绿衣少女和名叫秋菊的绿衣少女，年龄差不许多，那位白衣女郎则稍为年长一些，约莫在二十上下。

四片绿叶，已均美得夺目，这朵白花，更是美得惊人；尤其她美得淡而不艳，雅而不俗，那份清丽风神，委实恍疑月殿嫦娥，绝似凌波仙子！

沐天仇几曾见过这等人物，不禁看得一怔。

这时，秋菊业已闪身绕到那白衣女郎身畔，向她低低说了几句。

白衣女郎起初似有愠色，但向沐天仇看了一眼，突又嫣然笑道：“这位仁兄若是喜爱野味，我就把这雁儿奉赠如何？”

沐天仇赶紧抢前两步，含笑说道：“姑娘说哪里话来，这雁儿既

是姑娘射落，自应奉还，沐天仇怎敢夺爱？适才只是对于姑娘神技，万分钦折而已！”

一面说话，一面把两只雁儿，向秋菊递过。

秋菊接过雁儿，白衣女郎却目注沐天仇，扬眉问道：“沐兄，你为何眉笼忧色？”

风萍初试，一开口便叫“沐兄”，足见这位姑娘的性格相当爽朗！

沐天仇苦笑答道：“是来此寻找……”

白衣女郎不等他说完，便自娇笑接道：“沐兄是寻人？还是寻物？我对‘终南山’中的一切情事均颇熟悉，或许可以为你略尽绵薄？”

沐天仇不善谎言，率然答道：“我是来找麒麟……”

“麒麟”二字，把那白衣女郎听得失声一笑！

沐天仇方自俊脸一红，白衣女郎又复妙目流波，嫣然笑道：“外号‘麒麟’之人，武林中倒有几个；沐兄若想寻找真正的‘麒麟’，恐怕踏遍八荒四海，历经五岳三山，也绝难如愿的了！”

沐天仇被他一言提醒，双目发直地自言自语说道：“呀！……号称‘麒麟’之人……”

白衣女郎惊讶于对方的神色失常，含笑说道：“沐兄知道吗？我来对你提供几位：‘毒麒麟’包天雄、‘双角麒麟’孔修、‘紫面麒麟’莫四……”

沐天仇更吃一惊，目注白衣女郎，抱拳问道：“请教姑娘，这个‘紫面麒麟’莫四，是什么样的人？住在何处？”

白衣女郎笑道：“这是一个业已金盘洗手的江洋巨寇，他归隐之处，就在‘华山’脚下的‘莫家庄’中，沐兄要寻之人莫非就是他吗？”

沐天仇剑眉一蹙，苦笑道：“多谢姑娘指点，但在未曾见着这‘紫面麒麟’莫四之前，我还拿不准他是否是我要找之人。”

白衣女郎点了点头，轩眉笑道：“我告辞了，沐兄异日若再路过‘终南’，不妨光临‘神工谷’内的‘小桃源’寒舍，容我略尽地主之谊。”

沐天仇恭声称谢道：“多谢姑娘美意，沐天仇若过‘终南’，必来拜谒！”

白衣女郎目注秋菊叫道：“秋菊，把那雁儿分给沐相公一只。”

秋菊双现梨涡，盈盈倩笑地递过一只鸿雁。

沐天仇刚一摇手，白衣女郎便自笑道：“沐兄莫要推托，一来雁儿味美，可充下酒妙物，二来我所用暗器，尚留雁颈，你异日来访不防持作表记，便成佳客；否则‘小桃源’寒舍之中，门禁相当森严，外人是难越雷池的呢！”

她这末后一语，不禁把沐天仇听得傲气微动，双眉一挑，就在他挑眉之际，那白衣女郎业已率同四名绿衣俊婢，转身姗姗离去。

沐天仇不好意思把对方叫回，想起自己业已应允异日来拜访，却尚未探询这位白衣女郎姓名，不禁摇了摇头，哑然失笑。

他边自失笑自己糊涂，边自把雁儿的伤口，略为弄开，果从颈间拔出一根细小暗器。

这根暗器，似针非针，似刺非刺，长才盈寸，只比人发略粗，但沐天仇自幼便经乃师服以各种灵药，禀赋极好，目力甚强，看出这细小暗器的近尾端处，竟镌有一个宛若针尖的草书“凤”字。

沐天仇有此发现遂知哪白衣女郎若非姓“凤”，便是芳名或外号之中，与“凤”有关。

他随师隐居天山，出道未久，可以说跟女孩子们，从未打过交道。但人人好色，理之常情，仅仅风萍偶聚，数语交谈，那位白衣女郎的天人颜色，绝代风姿，便深深镌刻在沐天仇的脑中心上！

沐天仇对她印象深刻之故，对方的风华太美，固然足以致之，但那白衣女郎刚才一口一声“沐兄”的亲切称呼，以及邀他重游“终南”，再图良晤的殷勤情意，却是更大因素！

从来不识相思味，识得相思却皱眉！沐天仇真皱眉了，余霞散绮，暮霭笼山，黄昏迷蒙之中，每一株树，每一块石，在他眼内看起来，都似披上了一件素色云裳，变成那白衣女郎绝代倾城的风鬟雾鬓！

起初，他有点陶醉，但转眼间这“陶醉”情怀却变为惊惧！

因为沐天仇警觉自己身上的责任太重，“紫麟头，苍龙皮，红龟甲，玉凤心”等四件东西，到哪里去找？若找不全，对于昊天罔极的无上师恩，却是如何报答？

虽然，由于白衣女郎的指点，知道有位“紫面麒麟”莫四，隐居在“华山”山脚下的“莫家庄”中，但对方业已急流勇退，金盘洗手。这种人向受江湖尊敬，自己身为侠义，与莫四又无什么一天二地之恨，三江四海之仇，难道就这样平白无端地闯进莫家庄，把那“紫面麒麟”的人头割下？

沐天仇遇见了难题，以“难题”解“相思”，虽颇有效，但驱虎吞狼，狼去虎来，他心头上仍然充满了一片迷惘！

刚才在他幻觉之中，是满山白衣，到处丽影，如今则形相虽变，幻觉犹存，仿佛目光所及之下，到处都是麋身牛尾的紫色麒麟！

沐天仇心想，不管怎样，且先见了这位“紫面麒麟”莫四，看看他人品如何，再定处理办法。

两百多里路对武林奇侠说来，算不了什么，沐天仇于翌日清晨，便到了华山脚下。

他本来宿醉未解，酒意犹存，但等他一来到“莫家庄”前，那点余醺酒意，自便全被惊醒！

使沐天仇吃惊之故，并不是这“莫家庄”前，刀枪密布，剑戟如麻，而是纸灰飞舞，素幡高悬，流露出一片丧葬景况！

仅从全庄带孝的气派看来，沐天仇已自心跳，再一探询之下，死者正是该庄庄主，“紫面麒麟”莫四！

沐天仇几乎晕倒，他对一个金盘洗手归隐之人，尚且不忍无故

遽下辣手，如今其人已死，难道竟去施展开棺戮尸手段？

除了“紫面麒麟”莫四以外，到哪里去找第二个“紫面麒麟”？“紫麟之头”无法到手，又怎样向恩师交代？

沐天仇顿足长吁，欲哭无泪之下，索性大摇大摆地，向那房舍连云，气派不小的“莫家庄”中走去。

戴孝庄丁过来探问，沐天仇答道：“武林末学沐天仇路过‘华山’，闻得莫庄主福寿全归，特来吊祭！”

庄丁将其引向灵堂，沐天仇一探询，才知道莫四是前夜因急病身亡，并无子女，发妻早故，只遗下一位继室马氏。

进了灵堂，素帏白烛，一片肃穆气象，灵棺业经上盖，似已大殓。沐天仇拈香致祭，那位一身孝服的马氏夫人，在旁呜咽答礼。

冷眼偷观之下，沐天仇看出这位未亡人，只有三十来岁，颇具徐娘风韵，口中虽作悲声，脸上却无甚悲容，并向自己接连瞟了几眼。

这种动作，颇与丧礼不合，沐天仇心中一动，故意走到灵旁，向那马氏叹息：“在下久仰莫庄主英名，今日路过华山，正思拜谒，谁知来迟一步，已隔人天，还望夫人要节哀顺变……”

话方至此，一名壮汉疾步抢进灵堂，神色仓皇地，对马氏禀道：“启禀夫人，黄衫客到！”

马氏的脸上神色，也是一紧，扬眉冷冷说道：“请，举哀乐！”

壮汉领命退去，廊下乐声立起。

马氏换了一副神情，向沐天仇低声说道：“沐相公请至客房待茶如何？贱妾少时还有事请教！”

沐天仇漫应一声，转身向灵堂之外，缓缓走去。

他久闻“黄衫客”之名，是中原侠义道上的一条铁铮铮的汉子，却不知为何这“莫家庄”人物，一闻黄衫客前来吊祭，均有点面带惊容？

念方到此，一条雄赳赳的汉子，业已大踏步地抢进灵堂。

此人年约四旬，豹头虎额，虬髯盈颊，长相极为威猛，穿了一件葛布长衫，双目顾盼有神，显然内力极佳，武学不弱！

但他那一双顾盼生威的炯炯眼神之中，却似喷射出熊熊仇火，并隐隐蕴含着懊丧神色！

沐天仇有此发现，遂不肯走出灵堂，略一偏身，站在堂口。

黄衫客才进灵堂，目光一注灵棺，便自扑簌簌地，滚下泪珠。

沐天仇看得心中诧异道：“黄衫客久负侠名，想不到竟与一个昔年绿林巨寇，结有这深交谊？”

这时，马氏已站起身形，向黄衫客冷冷说道：“黄大侠，我丈夫等你多年，可惜你迟迟不来……”

黄衫客语音呜咽，接口说道：“我不是迟迟不来，是远在关外，无法分身；否则，早就来找你丈夫，为我结义大哥，报复血海深仇的了！”

沐天仇这才知道黄衫客不是与莫四交厚，而是与他有种间接仇恨。

马氏道：“黄大侠莫要懊丧，莫四虽死，马芬犹在。常言道：‘夫债妻还’，你要报你拜兄之仇，尽管把我碎尸万段就是！”

黄衫客闻言之下，不禁带泪狂笑！

马芬讶道：“黄大侠你笑什么？莫非我说错了话吗？”

黄衫客虎目一张，神光电闪道：“你的话儿并未说错，但却太以小看我黄衫客了！”

马芬皱眉问道：“此话怎讲？”

黄衫客应声答道：“恤孤矜寡，济弱扶贫，是侠义男儿本职，你丈无已死，我怎会把为拜兄报仇之事，加到你这寡妇头上？”

马芬竟变色叱道：“你不找我，却要找谁？难道放我丈夫不过，还想戮尸雪恨？”

黄衫客神情凛然，向厅中灵棺看了一眼冷冷说道：“马夫人，请你借我一件东西！”

马氏挑眉叫道：“黄大侠尽管说吧，马芬早准备以一条性命，为夫还债；你便要我的心肝脏腑，我也立即剖腹献上！”

黄衫客笑了笑，道：“马夫人太以言重，我要的只是一杯水酒。”

马芬怔了一怔，侧顾在灵堂中的侍应庄丁叫道：“酒来！”

庄丁取来托盘，盘中放着一把银壶和一只瓷质酒杯。

黄衫客自行斟了一杯酒儿，擎在左手，右手掣出一把匕首，虎目中，又复泪如泉落，转身向外，仰头向天叫道：“林大哥在天之灵默鉴，小弟该死，一步来迟，莫四已告辞世，常言道：‘人死不记仇’，无法再向棺中尸骨，及所遗孀妇，有所报复！只得借这一杯水酒祝告英灵，并自削一指，以惩小弟迟来之罪，尚请大哥多加宽宥为祷！”

祝毕，酒洒于地，右手寒光闪处，果然把左手尾指，一挥而落！

沐天仇看得怵目，听得惊心，他一方面极度敬重这位黄衫客，真是条举措光明磊落的血性侠义汉子，另一方面却又深为自己惭愧焦虑！

黄衫客既能尊重江湖中“人死不记仇”之语，宁可断指奠兄，自己怎么好意思仍想开棺戮尸，把莫四的头颅割下？

他正愧虑交迸之际，那位身为未亡人的马芬，已从托盘中提起银壶，也自斟了一杯水酒。

黄衫客目注马芬问道：“马夫人你也斟酒则甚？”

马芬正色说道：“多蒙黄大侠义释前仇，未亡人理应代表亡夫，向林大侠在天之灵，奠酒一拜！”说完整衣拜倒，也把那杯酒儿洒在厅中石砖之上。

黄衫客方自点了点头，取药敷上左手小指断处，马芬又斟了一杯酒儿，双手捧着，向他递来。

黄衫客道：“马夫人，你已祭奠过林大侠，这杯酒儿，又算何意？”